

现代性批判与救赎

——本雅明思想研究

XIANDAIXING PIPAN YU JIUSHU

BENYAMING SIXIANG YANJIU

王才勇 著

学林出版社

现代性批判与救赎

—— 本雅明思想研究

XIANDAIXING PIPAN YU JIUSHU

BENYAMING SIXIANG YANJIU

王才勇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批判与救赎：本雅明思想研究/王才勇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2012.3

ISBN 978 - 7 - 5486 - 0295 - 8

I. ①现… II. ①王… III. ①本雅明, W. (1892~1940)—思想评论 IV. ①B51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2492 号



现代性批判与救赎——本雅明思想研究

作 者——王才勇

责任编辑——李西曦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照 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刷 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40×965 1/16

印 张——9

字 数——10 万

版 次——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486 - 0295 - 8/B · 16

定 价——23.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谨以此书* 纪念

本雅明(1892.7—1940.9)诞辰 120 周年

* 本书写作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的资助：“本雅明思想的政治维度及其对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意义”。项目批准号：06JA720015

目 录

一、本雅明思想的政治维度	1
二、本雅明思想的批判性题旨	8
1. 迄今本雅明解读中的偏误	8
2. 本雅明思想的批判性题旨	12
3. 现代性批判的意义	18
三、现代性批判的几个例选	24
1. 《单行道》中的反智与现代性批判	25
2. 《柏林童年》的批判性题旨	37
3. 《巴黎拱廊街研究》的批判性维度	50
4. 《德国人》中的现代性批判	62
5. “灵韵”和“人群”概念中的现代性批判	69
四、本雅明与马克思主义	85
五、本雅明对当今中国的意义	102
1. 本雅明的意义	102
2. 艺术现代性的辨识	107

3. 现代性的思想批判	112
4. 意象启蒙	118

附录

本雅明生平	123
本雅明主要著述年表	127
后记	133

一、本雅明思想的政治维度

谁都知道,被奉为西马学者的本雅明对马克思主义有着特定程度的接受,他思想的政治维度自然与之相关,但是,又不简单地在马克思主义上。正如所有西马学者只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一或某些思想一样,本雅明也是有所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思想的政治维度只是体现在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上,而不是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

本雅明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可以从二方面来看:其一,对同时代倾向马克思主义左派人士的接受;其二,著述中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直接引用和贯彻。就前者而言,最著名的就是与布莱希特的友谊以及对俄国女共产党员拉西斯的恋情。本雅明作为一名被广泛接受的著名学者在西方经常引起非议的地方就是他与布莱希特矢志不渝的友情,因为布莱希特是一位被西方普遍认为倾向马克思主义的左翼作家。他对拉西斯的痴恋也从某种角度上印证了他不拒斥马克思主义。据本雅明挚

友肖勒姆(Gershom Scholem)所述,“本雅明 1924 年 5 月在 Capri 结识拉西思。他在从 Capri 写给我的信中提到了这个女人,但没有说出她的名字。他称她为‘来自立陶宛的女波尔什维克’,并就她‘对共产主义彻底付诸实现具有强烈的信心’又称之为‘来自里加(Riga)的俄罗斯女革命家’。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她是我所认识的最杰出的女人’。”¹从那时起一直到 1930 年,这个女人对本雅明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们俩 1924 年在柏林开始同居,之后,本雅明又随她造访莫斯科。本雅明对她的倾心与她对本雅明思想发生的强烈影响连在一起,这个影响可以见诸于本雅明将 1928 年问世的《单行道》一书题献给了她:“这条路叫阿西娅·拉西斯街,是她据此作为工程师在作者心中打通了这条路。”

当然,最能映现本雅明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印迹的是他的著述。在 1924 年结识拉西斯之后,本雅明的著述中开始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开始这种引用还比较隐晦和间接,约 1930 年后,他著述中开始广泛出现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援引,甚至直接引用,这一点比较明显的著述有:《卡尔·克劳斯》(1930—1931)、《书籍成就源自何处?》(1931)、《摄影小史》(1931)、《作为生产者的作家》(1934)、《爱德华·福克斯——收藏家和历史学家》(1935—1937)、《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5—1939)、《巴黎拱廊街研究》(1929—1940)、《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的巴黎》(1938)、《中心花园》(1938)、《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1939)等。归纳起来看,这个接受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对唯物史观的接受;二,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

从学术角度看,最早促使本雅明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的是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Karl Mannheim)。1929年,曼海姆在德国推出了其著名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Ideologie und Utopie)一书,随即在知识社会学名下引起了一场指向马克思意识形态论的讨论。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人的思维方式是绝对地由意识形态左右进而可以提出“错误的意识形态”这样的说法,还是最终由人所处的社会状况决定。曼海姆持后者看法,本雅明受其影响也持此说,这一点与其后的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完全不同。²这一鲜明的唯物史观立场不仅贯穿在他此后的研究方法中,而且也成了他理论创新的基点所在。早在其1931年写成的《书籍成就源自何处?》一文中,本雅明就期待有“基于唯物主义立场的”新型评论家出现。³此后,恰是由于沿着唯物史观的路径分析了当时艺术领域中的各种变化,才看清了这个变化的真实状况是灵韵在艺术中走向消亡。他一生的整个理论成就或者说其思想中最受人关注的地方,就在于揭示了社会状况的变化引发了哪些感知方式或艺术样式方面的递变。本雅明在明确转向唯物史观时,曾遭到其挚友肖勒姆的强烈反对,⁴虽然本雅明对肖勒姆有着无比的信赖,但是,对唯物史观的笃信还是使他不顾挚友的劝阻,坚持了自己的思想。

当然,即便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唯物史观也不是标识他们政治态度和立场的思想,而是他们哲学上的贡献所在。政治上使马克思主义显出特点的应该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无情批判,本雅明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中使其思想显出政治维度的恰是那鲜明的现代性批判,即对当时现代社会的批判。正如马恩那样,本雅明对当时资本主义现实充满了强烈的批判精神,这个批判一方面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变得越来越没有

批判性,大众文化的崛起就是其鲜明体现;另一方面是因为变化了的现实越来越离开了人的本质力量,越来越不合乎人性。现实本身由于大众文化的崛起而失落了批判精神,这就要求知识精英进行救赎,拯救走向失落的东西;再者,现实又变得那么不尽人意,这又要求知识精英对之加以披露和鞭挞。本雅明思想的政治维度主要就体现在对当时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上。可以说,这种批判是他整个一生思想实践的真正题旨所在,他的所有著述几乎都围绕着这个主旨展开。无论是早期《德意志悲剧的诞生》、《单行道》等,还是后期《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柏林童年》、《巴黎拱廊街研究》、《德国人》等,都以各种方式在宣明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是不好的,不合人性的。《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的巴黎》一文在提到当时法国社会有人热衷于将大都市的现代人描述成各种生理类型的做法时,马上富有批判精神地指出,那样的描述是在掩盖现代人在都市生活中的紧张和不安,并引用马克思的观点指出,这种描述是“心胸狭隘的城市动物的遮眼罩”。⁵此间,对现实的批判溢于言表。

由于这种批判在本雅明那里主要指向刚刚崛起的城市生活,或者说指向生活在城市里的现代人,因此,也就是一种现代性批判,即披露现代生活中不尽人意的一面。他在《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的巴黎》一文中曾就巴黎写到:“并非所有人都会认为大城市的街景令人陶醉。早在波德莱尔写出散文诗《人群》之前,恩格斯就已着手描写伦敦大街人群的拥挤情形:‘像伦敦这样的城市,就是逛上几个钟头也看不到它的尽头,而且也遇不到表明接近开阔田野的任何迹象,这真是一个奇特的城市。这种大规模的集中,350 万人口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

350 万人的力量增加了 100 倍……但是,为此付出的代价只有在以后才看得清楚。只有在这座城市的大街上挤上几天……才会觉察到,伦敦人为了创造充满他们城市的一切文明奇迹,不得不牺牲他们人类本性中的最优良部分;有多少徙居于这座城市的人由之成了无用的人并被挤到了下层。……就在那街市的拥挤中已包含着某种丑恶的,违反人性的东西。这些交臂而过的,来自各阶级和各阶层的成千上万的人,不都具有同样的特质和能力,不同样是渴求幸福的人吗?……可是他们彼此匆匆擦肩而过,好像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彼此毫不相干一样。他们之间建起的默契仅仅是:行人必须在人行道上靠右行走,以免不要互相妨碍各自的前行,谁也没有想到要去看一眼他人。这些人越是聚集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每个人在追逐个人利益时的那种可怕的冷漠,那种不关心他人的独往独来就愈让人难受,愈使人受到伤害。’”⁶

无论是对巴黎(《巴黎拱廊街研究》)、柏林(《柏林童年》),还是对魏玛共和国(《单行道》)、纳粹德国(《德国人》)的研究,其主旨都清楚地在于揭示这些以现代面貌出现的都市和社会有其违背人性的一面,而这样的揭示根本上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启迪,正因为此,本雅明著述中才经常有直接引用马克思或恩格斯的情形出现,而且在一些具体观点上,本雅明也有意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尤其是在现代性批判问题上,如徐特克曾发现,本雅明在《巴黎,十九世纪的都城》的第三节中是“基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有关商品拜物教特质的思想分析了商品的魅力,他用指向‘崩溃’(Zerstreuung)和‘新事物’(Neues)的‘幻象’(Phantasmagorie)概念来指称商品的魅

力,想借此将马克思对商品的经济学分析推向具体化”。⁷

当然,本雅明对马克思主义的接收并不是全方位的,除了在唯物史观和现代性批判这两个问题上表现出了一以贯之的坚持外,在很多其他问题上,本雅明提出了不少善意的不同意见,尤其是在阶级论和革命论问题上。对于阶级问题,本雅明就认为,19世纪中下叶资本主义社会中大众群体的出现就标志着一个淡化阶级,阶层意识的社会开始诞生;对于革命问题,本雅明则明确不赞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将“无阶级社会看成是历史发展的终极”。他认为,革命并不一定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革命或许只是历史车厢里供人拉急刹车的一个把手。⁸尽管如此,对当时资本主义现实的不满以及由之而来的批判精神则是贯穿始终的。这一点不仅成了本雅明整个思想的主线,而且也是他对后人发生影响的关节点所在。阿多诺对他的赞赏以及他对此后批判理论的影响就主要集中在这一点上。表面看,他思想的精彩主要集中在对一些不太引人注目或易被遮蔽现象的披露,但是,他披露什么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凡他披露的都是一些令人产生遗憾或不满的东西,他正是借助这样的策略实施着现代性批判,比如他思想中引起广泛关注的灵韵论和大众文化思想,表面看是揭示了艺术和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一些新变化,但这些变化是让那些美的东西(灵韵)和自主性(大众文化的方面)走向了消失。这样的披露与其说在揭示新现象,不如说在哀怨美好事物的流逝。这就是本雅明思想的主旨:揭露和鞭挞现代生活中违背人性的方面。其思想的政治维度因而在现代性批判。

注释:

1 Walter Benjamin, Moskauer Tagebuch, Vorwort, Suhrkamp Verlag 1980, S. 13 - 14.

2 有关这场讨论的具体文献见: *Ideologielehre und Wissenssoziologie. Die Diskussion um das Ideologieproblem in den zwanziger Jahren.* Hrsg. v. Hans-Joachim Lieber, Darmstadt 1974; *Der Streit um die Wissenssoziologie*, 2 Bde. Hrsg. v. Volker Meja und Nico Stehr, Frankfurt/Main 1982.

3 Walter Benjamin, *Gesammelte Schriften*, 7 Bde [in 14 Teilbänden], Frankfurt am Main 1972 - 1989, Bde III, S. 295.

4 参见 Momme Brodersen, *Walter Benjamin*, Suhrkamp Verlag, 2005, S. 103.

5,6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4 - 35 页,第 55 - 56 页(译文略有改动)。

7 Detlev Schöttker, *Konstruktiver Fragmentarismus — Form und Rezeption der Schriften Walter Benjamins*, Suhrkamp Verlag 1999, S. 209.

8 参见 Walter Benjamin, *Gesammelte Schriften*, 7 Bde [in 14 Teilbänden], Suhrkamp Verlag 1972—1989, Bde I, S. 1232.

二、本雅明思想的批判性题旨

1. 迄今本雅明解读中的偏误

国外 20 世纪 50 年代末起肇始于德国,继而由英语国家推向高潮的本雅明热主要由两种方式所主导:其一,到本雅明著作中寻找为现代主义包括资本主义辩护的依据;其二,将本雅明视为“后现代主义”包括其所包容的新个人主义和新享乐主义以及相对主义与消除所有既存体制的精神代表。前者主要基于本雅明对现代主义源起(巴黎拱廊街研究,魏玛共和国批判,柏林童年回忆等)独到的披露和揭示,为现代性(现代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编织学理和意识支撑;后者主要基于本雅明对技术时代文学与艺术领域出现之嬗变的精辟分析和展示(叙事性文学向现代主义的转变,技术时代的艺术作品等),为当代社会的“后现代”转向寻求精神依据。无论是像阿多诺、汉娜·阿

伦特(Hannah Arendt)、肖勒姆(Gershom Scholem)、苏珊·桑塔格这样的本雅明经典阐释者,还是90年代以来出现的像波尔茨(Norbert Bolz)、安德鲁·本雅明(Andrew Benjamin)、维特(Bernd Witte)、沃林(Richard Wolin)这样的本雅明研究者,总体上都没有脱出这两种主导方式。

毋庸讳言,这两种方式都突出了当今时代以及本雅明思想本身的一些重要方面,因而是带着当今问题意识切入本雅明思想,或者说凭借本雅明思想解说当代问题的有益路径。但是,由此往往却失落了对本雅明思想本身更内在,更深层题旨的披露:即批判性内涵。无论是对现代主义源起,还是对文学艺术中“后现代”转向的揭示,本雅明的意旨在社会批判。批判的锋芒直指现代主义对人自由的限制。西方像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弗里特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特里·伊格尔登(Terry Eagleton)这些明显站在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阐释本雅明的学者则与众不同地看到了他思想中的这一批判性维度,指出了本雅明思想的革命性内涵。可是,也许由于立场的缘故,这些学者的阐释在西方却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20年前(1992年)为纪念本雅明诞辰100周年在德国奥斯特纳布吕克市举行的一次规模空前的国际学术大会收到的会议论文汇集出版后虽有2000多页(大开本),但其中却没有一篇是专论本雅明思想批判性维度的。这应该由两方面原因所致:一方面,本雅明思想本身的这一深层题旨与马克思主义具有着紧密关联,本雅明本人对他所受到的马克思主义影响也一再如实坦诚。这就使得对此问题的关注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依然

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无法轻易获得论题本身的话语优势；另一方面，即便这一批判性题旨本身在本雅明思想中也不是直截了当地直陈于外的，而是非概念地经由意象手段暗含于内的，比如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决不是教条性而是被活生生地融入到了思维方法和立场原则中，以至无需沿用什么马克思主义概念，更不要说引经据典了。这就使得对本雅明思想中这一深层题旨的揭示具有了难度，即无法凭借概念分析和思想比照，而必须对之具有深入内里的领会，尤其必须对其崇尚的意象思维（Allegorie）具有准确的把握。

进一步看，迄今国外的本雅明研究总体上之所以没有内在地从其思想题旨，而是外在地从当今社会面临和关注的问题出发，从中找寻富有现实意义的思想方面，这还有其更深层的社会根源：战后西方自 70 年代末始在意识形态上越来越呈现出一个共有特征，即对现代性或后现代主义普遍失落了批判精神。消费文化的出现虽然拓展了文化享受的界面和空间，但与此同时也将精神生活程式化地纳入到了特定的范型中，哪怕再个体性，再私人性的东西都被文化消费的特定群体共同消费着。许多自以为是个人追求、个性宣泄的东西，其实都被纳入到了与其他个体、其他个性共有的程式中。这样的社会已无需什么基于个体自由或个性解放的革命了，日常生活中已经有了那么多展示“自我”的途径，而且还不断地有新的“自我”被创制出来。虽然这个“自我”已经带上了虚拟特性，已经由于共享和类同而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我了，但它不管怎样就个体而言是出之自身的需求。消费文化已经将这种个体的东西变成了大家共有的，同时又将这共有的注入到了个体需求中，以至个

性、自我等能被不断生产出来,能不断被付诸消费。在这样的一个“后现代”社会中,已经很少有人会再有变革的渴求。“批判”几乎成了不合时宜的不谐和音。战后西方社会批判性精神的失落自然成了对本雅明思想批判维度之回避或无视的深层根源所在。换句话说,这是当今西方意识形态的共有特征在本雅明研究上的具体体现。

国内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自90年代中叶走向展开的本雅明热自然缘起于对西方学术潮流的跟踪,而西方的本雅明研究总体上已先天不足地带着如上所述的偏误,这就使得国内的本雅明热往往给人“只见译介,不见研究”的印象。“不见研究”并不是没有研究,而是对于本雅明讲不清,说不透。本雅明的著作虽然已大量被译成汉语出版,但是,由于他的著述中不断使用基于西方文化的隐喻式表达,这就使得华语读书界难以深入到其内在的题旨。而国外二手资料所特有的特有视界(由西方当下社会面临的问题出发去解读本雅明)又是生活于中国的许多读者无法全然理会的,这就相当程度地影响着中国读者去看清本雅明思想的本来面目,尤其是深含于其间的批判性题旨。因此,“不见研究”主要地并不是指国内迄今出现的为数不多的本雅明研究都程度不等地依循着如上所述国外学者的调子,而是指没有深入挖掘出本雅明思想内在的批判性题旨。

如是之说并不是指无需顾及本雅明思想中对现代性或“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披露,更不是指可以将当代社会面临的问题置于脑后,而是指要进一步看到本雅明深藏于此披露中的批判性题旨。换言之,要将当代社会面临的现代主义及其“后现代”